

这部“宁可亏本”的电影藏着尘封的动人故事



战斗到最后的红军战士集体跳崖。

《浴血困牛山》电影截图

要忘记我们打江山是为了谁”，斑斑锈迹，镌刻为民初心，号声不息，警示后人。

历史“破茧者”：20余年只做一件事

“让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的故事走上银幕，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，如今梦想成真了！”

说这番话的人，名叫杨又铸，今年63岁。作为一名基层党史工作者，他人生超过三分之一的时光，都是在挖掘困牛山这段历史。

困牛山战斗，长期被认为是失败的战斗。而这场红军集体跳崖壮举，曾因史料缺失等种种原因，尘封半个多世纪。

这个局面，被杨又铸打破。2001年，38岁的杨又铸调到石阡县党史部门工作，偶然在零散史料中看到“困牛山红军跳崖”的只言片语，心中满是震撼与疑惑。彼时，这段历史在地方档案材料中仅有寥寥记载，无人知晓具体地点、战斗细节与牺牲人数。

当时，贵州山区交通偏远，信息闭塞，杨又铸托人四处打听，终于听说龙塘镇有个地方叫困牛山。“我在龙塘镇找到困牛山村，一去就碰到一位90多岁的老人，他亲眼看见红军跳崖，还有其他目击者，他们带我去看了跳崖的地方。”杨又铸说。

杨又铸决定将这件扑朔迷离的历史挖掘出来。2002年开始，他走遍困牛山的角落，多次奔赴贵阳、北京等地，到各大档案馆、博物馆及石阡周边县查阅大量文献资料，走访失散红军后代、目击者、知情人795人，形成走访调查材料123份、8万余字，撰写手稿上百万字。

在走访中，蔡应举、滕久全、安天明、姚祖华、张著明等见证者，不少人已是八九十岁高龄，他们向杨又铸回忆了毕生难忘的困牛山战斗：那天，他们听到“黑滩河沟里枪声噼里啪啦响”“首长（团长田海清）被打死，红军战士放声大哭的声音”，看到跳崖的净是些十五六岁的娃娃。

挖掘过程中，杨又铸曾面对众多质疑之声，他灰心、失落，一度想要放弃，但想起那些无名烈士，他便咬牙坚持。

“那么多红军牺牲在石阡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，我作为基层党史工作者，有责任记录下来，或许能让世人受到一点点启发。”杨又铸说。

2015年，杨又铸拿出自家准备购买小轿车的10万元，自费出版了用心血著成的《困牛山红军壮举》，通过详实的走访调查材料、亲历者回忆、相关史实考证集录、史料档案等，首次系统还原了这段悲壮历史。

近年来，贵州省关注并持续宣传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壮举：2022年建军节，贵州省在石阡县举办“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”专题研讨会，当地持续完善基础设施，将困牛山打造成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2025年，石阡县甘溪困牛山红军烈士陵园被列入国家级烈士纪念馆。

党史、军史专家认为，困牛山战斗使红六军团主力得以突围，进一步帮助实现了整体战略目标，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、顾全大局、革命到底的战斗精神。

“要是有人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，供世人铭记，那该多好？”杨又铸的心中，始终有一份放不下的心愿。

“只要有人还记得我们，我们就永远活着。”

电影院的银幕上，红军团长田海清决意以死护卫主力突出重围，与师长龙云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告别，当田海清眼含热泪说出这句话，观影者不由得泪流满面。

今年五四青年节，电影《浴血困牛山》在全国院线上映，这是一部没有流量明星、出品人“宁可亏本也要拍出来”的电影。选择在这个日子上映，是为了“给牺牲的年轻红军过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节”。

影片时长103分钟，但从拂去历史尘埃，到最终实现光影呈现，是从基层党史工作者到电影人等一群人跨越几十年的使命“接力”。电影没有刻意渲染悲情，却以尊重历史的真诚叩问每一个人：山河无恙，英雄不朽，只要有人记得，他们就永远活着。

“北有狼牙山，南有困牛山”

穷凶极恶的敌人久攻不下，竟使出卑劣手段，裹挟当地百姓作为“人盾”，手无寸铁的乡亲们被刺刀威逼，走在敌军队伍最前方。

“宁可跳崖，绝不伤老百姓！”弹尽粮绝之际，红军战士砸毁枪支，走向悬崖，三五成群纵身跃下，鲜血将崖下的河水染红。

电影中的这段情节，并非虚构桥段，而是取材于92年前发生在贵州铜仁市石阡县的真实战斗——困牛山战斗，其悲壮程度堪比国人熟知的抗战期间发生在河北的“狼牙山五壮士”。

1934年10月，作为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，行进至贵州石阡县境内，陷入敌人重兵包围。为掩护军团主力突围，红十八师师长龙云、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率领部分红军战士主动断后，将敌军诱至地势险峻的困牛山，用血肉之躯筑起阻击防线。

红军战士依托悬崖峭壁，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，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。山头被炮火犁遍，鲜血染红了山石。

正如电影拍摄的那样，此时，丧心病狂的敌人逼迫老百姓做“肉盾”，将红军逼至悬崖边，令红军战士陷入两难绝境：开枪杀敌，会误伤百姓，违背红军为人民而战的初心；放下武器，将沦为俘虏，背弃革命信仰。

彼时，红军战士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他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却在生死关头作出震撼天地的抉择——

为了不伤害百姓，不做俘虏，他们选择集体跳崖。这一跃，是对人民的赤诚守护，是对信仰的绝对忠诚，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壮举。

在电影中，有一位号兵的角色，而现实中，确有其人。他是五十二团的司号员陈世荣，当年，他一跳下去就被一根藤缠住，幸运地活了下来，后来被当地人收留，一直在石阡县生活。

“爷爷说，敌人久攻不下，就押着抓来的老百姓走在前面挡子弹，战友们怕伤到老百姓，只能一步步往后退，最后被逼到悬崖边，大家把枪砸了，死也不当俘虏，死也不伤老百姓，跳下了悬崖。”陈世荣的孙女陈向梅说。

在44岁的陈向梅的记忆里，逢年过节，爷爷都会去困牛山祭拜战友。2000年重阳节，年过八旬的陈世荣走路已非常困难，仍坚持去看看战友们。

“爷爷喊我到坟前磕头，对我说，‘这是我的战友，也是你的爷爷，你不光是我的孙女，也是他们的孙女，我不在了，你要继续来给他们上香烧纸，永远不要忘记。’”陈向梅说。

第二年，陈世荣怀着对战友深深的思念，永远长眠在困牛山脚下。

陈世荣生前惜之如命的军号，作为困牛山战斗的重要见证，如今珍藏在石阡县的困牛山红军壮举展陈中心，每年都有数万名干部群众前来参观、学习。“永远不

2026年，《浴血困牛山》电影正式上映。二十余载，历史尘埃终拂去，从青丝到白发的杨又铸说：“我也圆梦了。”

光影“摆渡人”：“宁可亏本，也要还原历史”

如果说杨又铸是困牛山英雄故事的“挖掘者”，那么电影《浴血困牛山》总出品人、总制片人张淑平，就是这段历史的光影“摆渡人”。

出身军人家庭的她，2021年底偶然看到困牛山红军壮举的新闻报道，当即被深深震撼。2022年初，她只身前往石阡县，看到困牛山上的纪念碑和众多无名烈士墓，听着当地百姓代代相传的红军“宁死不伤百姓、宁死不做俘虏”的英雄故事，她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这段历史不能被遗忘，我要把它拍成电影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！”从未涉足影视行业的她，决定自费投资拍摄一部关于困牛山红军壮举的影片。

她邀请军史专家全程指导，严格依据杨又铸的调研资料与红军史料创作剧本，耗时三年打磨细节，大到战斗场景、行军路线，小到战士服饰、饮食细节，都力求贴合史实。

为还原真实战场，她带领300多人的剧组，在困牛山战斗原址实景拍摄，深入无路可走的深山，冒着山路湿滑、设备遇险的风险，将跳崖、激战等场景复刻呈现。

作为影视圈“新人”，张淑平顶着资金压力、自然环境阻碍与拍摄危险，许多人被她的执着打动，也因此得到不少帮助。演员拍摄战场戏受伤，石阡县给剧组设立“绿色通道”全力救治；剧组缺物资，当地百姓自发送来热饭热菜……

电影正式上映前，有人建议用有噱头的电影名，以吸引观众，被张淑平拒绝。“我宁可亏本，也要力争真实还原历史，让英雄在银幕上永生。”她说，“《浴血困牛山》不是商业片，纵然存在许多不足，但每一帧画面都充满诚意和对先烈的敬意。”

今年五四青年节，《浴血困牛山》正式全国公映。选择这一天，是张淑平的深情致敬——当年跳崖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0岁，与当代青年年纪相仿，她希望用这段跨越92年的光影对话，将长征精神注入当代青年血脉。

影片没有塑造个人英雄，而是聚焦红军群体。从误食桐油拌饭仍坚持战斗，到面对百姓“人盾”毅然放弃射击；从团长田海清壮烈牺牲，到战士们集体跳崖，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展现战士们的坚定信仰。

如今，困牛山曾经荒凉的山上，松柏常青；曾经闭塞的山村，因红色文旅发展焕然一新；那段尘封的英雄故事，被搬上课堂、融入宣讲，成为新时代长征路上的精神养分。

退休后的杨又铸仍在坚守，继续完善史料，传承红色故事；张淑平仍在奔走，带着影片开展长征沿线展映，让更多人铭记这段历史。

“只要有人记得，英雄就永远活着。”有观影者评价，《浴血困牛山》这部小众电影，没有华丽的包装，没有商业的算计，却藏着最动人的历史、最纯粹的坚守、最炽热的信仰。它告诉我们，那些为人民、为信仰牺牲的无名英雄，从未被遗忘；那些镌刻在悬崖上的誓言，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。